



# 紛擾的歷史印記 蘊生璀璨文學

## 現代西葡文學概述

地理上屬於同一塊半島，歷史上又有糾葛類似的命運，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文學發展，似乎也有著相同的關懷與方向。西班牙現代文學，可以「（內）戰後文學」和「後佛朗哥時期」為兩個觀察階段，豐富的小說創作，形成西班牙文學的豐美景觀。葡萄牙文學相對下雖較為弱勢，但也有精采的詩與小說，留名世界文學史。

文字 | 張淑英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

西葡文學的脈絡牽引兩個大陸（歐陸和拉丁美洲），數十個國家（西語拉丁美洲和葡語巴西），盱衡斷代和地緣關係，西班牙和葡萄牙雖因書寫語言不同，同為伊比利半島的一員，歷史命運相互牽絆，文學創作有不少作家獨尊「伊比利文學」；社會國家發展上，獨裁、內戰與革命也是兩國共有的命運。雖然如此，因為語言普及的層面，整體西語文學的發展比葡語文學來得蓬勃璀璨，西班牙文學也比葡萄牙文學相對強勢。

文學脈絡世代相互影響，原不可分割，但是約略的劃分，從點、線的連結，有助我們認識當代西葡文學的樣貌，勾勒些許見樹見林的梗概。



西班牙戰後小說家中，如今僅剩八十六歲高齡的瑪杜蝶，作品多為關懷戰後兒童的成長小說。（AFP 提供）

## Post Card



格蘭黛斯小說《茵涅絲，妳快樂嗎》。  
(本刊資料室提供)



胡安·馬爾塞小說《夢中的書法》。(本刊資料室提供)

都會、地景、歷史氛圍……  
多樣創作風景

相當明顯的例子，是評論家逐漸將文壇發展的趨勢以團隊的名義取代個別點名的方式，也就是以區域作家為範疇：例如卡斯提亞·雷昂（Castilla-León）自治區或加利西亞自治區作家，泰半作品以書寫家鄉人文、地景、日常生活為主軸，例如路易斯·馬特歐·迪亞茲（Luis Madero Díez）、荷西·馬利亞·梅里諾（José María Merino）、馬奴葉·里巴斯（Manuel Rivas）等人。另外，以首都馬德里和巴塞隆納兩大都會為主的作家群，書寫都會生活、現代人文明病（孤寂、婚姻、家庭、父子、母女溝通、女性自主、同志……）等問題。例如胡安·荷西·米亞斯（Juan José Millás，馬德里）和胡安·馬爾塞（Juan Marsé，巴塞隆納），兩人著名的代表作《這就是孤獨》*La soledad era esto* 和《上海夢幻》*El embrujo de Shanghai* 分別描繪馬德里都會女子的挫敗的婚姻和孤寂，以及巴塞隆納遊子望鄉懷舊的心情。胡安·馬爾塞今年推出自傳性質的小說《夢中的書法》*Caligrafía de los sueños* 彷彿是一部寫作生涯的綜合縮影。此外，類同的都會與性別認同題材，以「女性作家」或「女性主義」為旗幟者，則以一九八九年一炮而紅，迄今愈寫愈力（利）的格蘭黛斯（Almudena Grandes）為代表，格蘭黛斯從首部成名作《露露》*Las edades de Lulú*——探討女性身體、性與愛的大膽開放——到去年的《茵涅絲，妳快樂嗎》*Inés y la alegría*，連結西班牙游擊隊和二次大戰陽剛的題材，穿插烽火兒女情，展現她向十九世紀小說家貝雷茲·加爾多士（Benito Pérez Galdós）看齊，書寫國家史記的雄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歷史氛圍的小說向來是西班牙各個斷代文學的主流，但書寫的內涵漸次有所調整。傳統題材，融入歷史關懷、混血文化（西班牙殖民史、內戰、伊斯蘭與摩爾文化、旅行文學等等），一般咸認為「正統嚴肅」文學，是戰後出生的小說家努力鑽研的目標：西班牙的傳統與歷史，佐以異國風味，並運用拉美文學虛實鑲嵌的技巧，拼貼結合成西班牙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間的新小說。例如，廿世紀末成名甚早、引領風騷的穆紐茲·莫里納（Antonio Muñoz Molina）的《波蘭騎士》*El jinete polaco* 及《歐美亞人在哥多華市》*Córdoba de los Omeya*；赫蘇士·費雷洛（Jesús Ferrero）的《陰貝貝》（Bélver Yin，或譯《陰美美》）及《戰國時代》*Los reinos combatientes*；或是馬利亞斯（Javier Marías）的《如此蒼白的心》*Corazón tan blanco*、《明日出征時想念我》*Mañana en la batalla piensa en mí* 等都是這類風格的佳作。邁向廿一世紀，穆紐茲·莫里納和費雷洛筆耕漸緩，不若以往勢如破竹，倒是馬利亞斯依然耐磨，今年出版的《戀情》*Los enamoramientos* 再現他一系列小說的女主角露易莎，用他洗煉的文字刻劃女性的柔情細膩。

## 「戰後文學」與「後佛朗哥時期」

當代西班牙文學我們可粗略以「戰後文學」和「後佛朗哥時期」為兩個發展階段。「戰後文學」以從西班牙內戰（1936-1939）結束後，佛朗哥專政時期（1939-1975）為一個階段；「後佛朗哥時期」則為佛朗哥逝世後，跨越到廿一世紀（1975-2011）文學開放多元的面貌。

西班牙戰後文學，小說文類超越盛極一時的詩文類，內戰閹割之禍的創傷，戰後的貧苦與佛朗哥獨裁專政的政治議題，成為社會寫實小說的素材，「內戰文學」已經成為廿世紀西班牙文學史的標竿，論述西班牙文學不可遺漏的必讀經典，七十餘年來，內戰成為西班牙各種文化展現（戲劇、電影、文學、繪畫……）的主要文本。

後佛朗哥時期迄今的卅餘年來，多元與未拍案的文學路線，值得進一步觀察西語文學未來發展的趨勢與走向。後佛朗哥時期，小說仍是優勢的創作文類，除了戰後小說家群持續主導書市賣點以外，新興開放的社會讓創作題材多元，先有歷史小說、偵探小說、情色小說蔚為風尚，且有性別主導的趨勢，亦即，男性作家經營偵探小說，女性作家鑽研情色小說。但隨著作家的相繼凋零，偵探小說有逐漸式微的現象，雖有區域性的女作家試圖以性別凸顯（例如加泰隆尼亞自治區）、發展另類的「女性偵探小說」，但是不及繼之而起，後來居上的都會小說與流行文化結合的題材。



貝雷茲·雷維特小說《大仲馬俱樂部》中文版。(漫遊者出版社提供)

貝雷茲·雷維特是大眾歷史小說的佼佼者，台灣出版了許多他小說的中文版。(漫遊者出版社提供)

## 形式多元豐富 說故事功力超強

大眾歷史小說的佼佼者要數貝雷茲·雷維特 (Arturo Pérez-Reverte) 了。從戰地記者轉為暢銷小說家，貝雷茲·雷維特不論是西班牙十七世紀歷史小說系列 (阿拉特里斯德上尉) 或是混血歷史文化系列 (《法蘭德斯棋盤》、《大仲馬俱樂部》等) 堪稱西班牙跨世紀的常 (長) 勝軍，有著十九世紀章回小說的結構，廿世紀奇幻的風格，廿一世紀大眾小說迷宮尋寶的趣味，牽引西班牙讀者的閱讀習慣，也因為作品的普及和多國語翻譯，讓他成為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。

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，近來書市回春的大部頭長篇小說，向來是西語小說的特色，不管是模擬戰後小說家如塞拉 (Camilo José Cela)、戴利貝斯 (Miguel Delibes) 或馬利亞斯等人的實驗性質或文字雕琢，或是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作家那般繁複多奇，西班牙小說家都有像雪赫拉莎德那般一千零一夜說故事的能力。因此我們看到風靡一時的薩豐 (Ruiz Safón) 的《風之影》*Sombra de viento*，或是秘魯/西班牙雙重國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巴爾加斯·尤薩 (Mario Vargas Llosa)，或是格蘭黛斯的近作，都以數百頁篇幅的長篇敘述緊扣讀者的心，並且盤據暢銷書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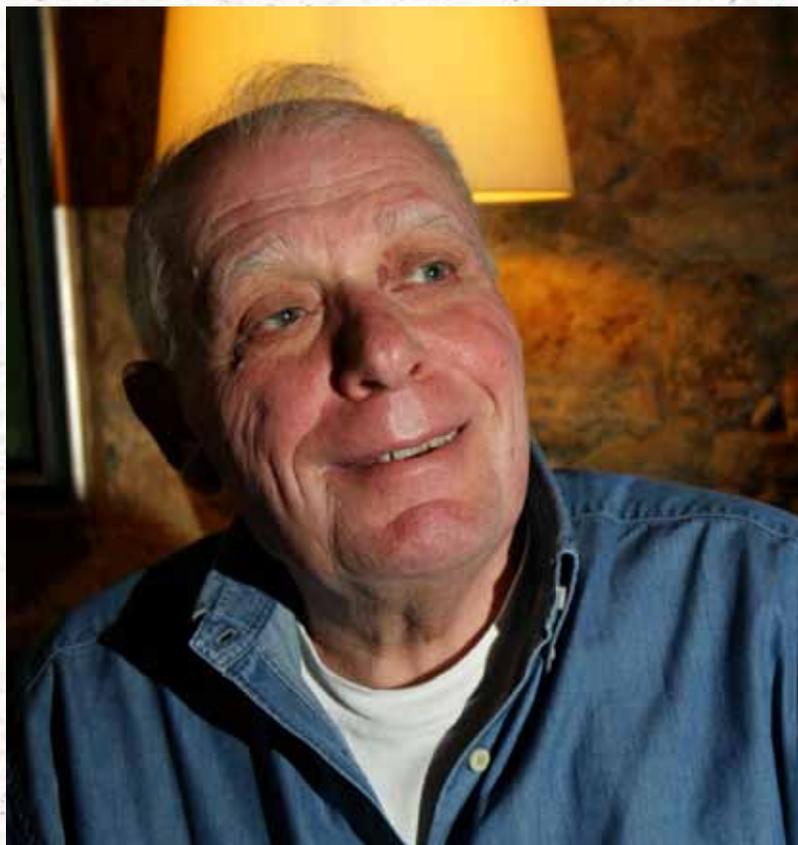
綜觀西班牙文學的演變，戰後小說家如今僅剩八十六歲高齡的瑪杜蝶 (Ana María Matute，二〇一〇年終獲賽萬提斯文學獎的榮譽)，作品多為關懷戰後兒童的成長小說。內戰實景雖已遠離，但其陰霾仍然是老、中、青作家耙梳構思的背景。西班牙文學少了內戰這一塊，少掉許多精采和感動。不幸的是，偉大的文學卻來自社會的創傷、國家的災難。



詩人佩索亞是葡語現代主義詩運動的先驅。(本刊資料室提供)

## 葡萄牙文學 創作仍以詩和小說為主

葡萄牙方面，需將時間拉長，看待廿世紀初迄今文壇的幾個大事記。創作的文類仍以詩和小說為主。葡萄牙詩人，和西班牙「一九二七年代」的超現實主義運動一樣，在廿世紀初 (1910) 以詩人帕斯科埃斯 (Teixeira de Pascoaes) 為主，發起「葡萄牙文藝復興」 (Renascença Portuguesa) 運動，並創辦《老鷹》詩刊 (*A Águia*；一九一〇至一九三二年間發行)，標榜「懷舊與鄉愁」 (Saudosismo)，帶有濃濃的民族主義色彩，推崇十九世紀詩人加雷 (Almeida Garrett) 而自稱為「新加雷主義」，同時追憶十六世紀濡染神秘主義色彩的葡王賽巴斯提安一世 (Sebastián I)，鼓吹愛國情操。耐人尋味的是，如今被視為葡萄牙繼文藝復興卡莫耶斯



葡萄牙小說家羅伯·安頓涅斯。(AFP提供)

# Post Gar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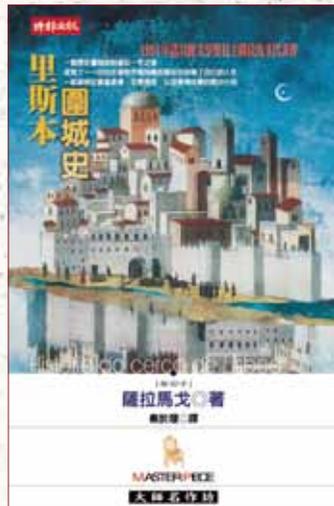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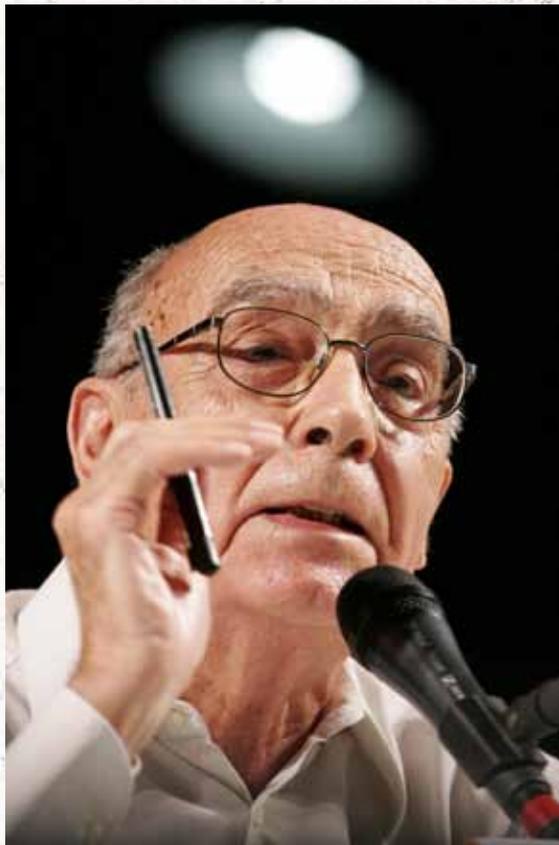
(Luís de Camões) 之後最傑出的詩人佩索亞 (Fernando Pessoa)，當時並未受到肯定，而是在他逝世後始廣被吟誦、閱讀、研究，繼而尊稱他是當／現代葡萄牙文壇承先啟後的才子，也是葡語現代主義詩運動的先驅，大有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的卓著貢獻。我們從佩索亞的詩集中，可以發現他和「懷舊與鄉愁」運動的密切關係。佩索亞在《信息》*Mensagem* 一書中承認自己「賽巴斯提安主義」的傾向，他在追尋一個遺失的愛國主義，重構葡萄牙過去的英勇事蹟。佩索亞生平用過許多筆名，每一個名字都展現個人獨特的性格和詩風。

廿世紀中葉，另有兩股對立的詩風相繼吹起，一個是以《出現》*Presença* 詩刊為主的詩人群，效法前衛詩風的超現實主義，著名詩人如米格·托加 (Miguel Torga)。托加作風與作品不單以葡萄牙為範疇，他素有「伊比利半島主義」的胸懷；文如其人，充滿不安、憂鬱的灰色調，卻又有著強烈反抗社會不公和政治獨裁的性格，他被喻為是葡萄牙知識分子的良知和中流砥柱。此外，另一股詩風為「新寫實主義」，書寫民謠風的詩作和歌謠，名為「新」，內涵承襲「傳統」，代表詩人有費伊候 (Álvaro Feijó) 和豐塞加 (Manuel de Fonseca)。

## 葡語小說的兩大健筆 均關懷生死議題

一九七〇年代，隨著薩拉查 (Oliveira Salazar, 1889-1970) 獨裁政權 (1926-1974) 的專制到康乃馨革命成功，葡萄牙文學創作從監禁、開放到批判，女作家大膽談情色的文風隨之興起。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葡語小說的兩大健筆，一為羅伯·安頓涅斯 (Lobo Antunes)，一為薩拉馬戈 (José Saramago)。兩位小說家有許多共通的特點：一九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初始嚴肅從事文學創作；都以批判犀利見長；一為無政府主義 (如《亞歷山大的命運》)，一為無神論和共產主義 (如《耶穌基督的福音》)；字型兩人均將薩拉查的獨裁政權寫入小說 (如《罪有應得的判決》和《大地起義》)，兩人均關懷生死議題，兩人多年均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……一九九八年第一個葡語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加冕薩拉馬戈，讓葡語文學終於能夠撥雲見日。薩拉馬戈伊比利半島的獨立宣言，終讓葡萄牙在文學史上不留白。

◎



薩拉馬戈小說《里司本圍城史》中文版。(時報出版 提供)

薩拉馬戈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葡語文學家。(AFP 提供)